



我是11-17号

〔苏联〕弗·阿尔达马茨基著

[苏联]弗·阿尔达马茨基著

我是 11—17 号

(杰明奇耶夫大尉的冒险故事)

吉 金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1945年初，蘇軍已迫近柏林。當時蘇聯某海港城市里的希特勒軍隊被包圍了。他們無意反攻，只想由海路撤退去守衛柏林。蘇聯偵察人員杰明奇耶夫大尉被派到那個城市去刺探希特勒軍隊的撤退情況。這個任務是異常艱巨的。但是，杰明奇耶夫大尉不僅胆大心細，而且具有軍人的高度責任感：千方百計只求完成任務，根本置生死於度外。結果，因為他一再通過無線電向上級及時發出船隻撤退的情報，使希特勒軍隊受到致命的損傷。

В. АРДАМАТСКИЙ

Я—11—17

“СМЕНА” №17—22, 1956

我是11—17號

[蘇聯]弗·阿爾達馬茨基著

吉 金 譯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號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南京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3 15/16 字數 80,000

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战时最后的一个冬季已经快完了。这时苏联军队已经在通往柏林的要道上作战。因为我军机动战的效果良好，盘踞在某一个港口城市的一股敌军被包围了。起初有人认为，消灭那落到“口袋”里的法西斯军队，不过是早晚间的事。谁知情况并不是这样。希特勒匪帮那些师团，既具有充分战斗力，又有良好装备，虽然被围了，却表现出很大的顽强性。不过“口袋”还是逐渐收紧了，敌人城防军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

三月的一天夜里，杰明奇耶夫大尉侦察连里的士兵在夜间巡逻后，捉住了一个希特勒匪帮的军官。这人原是司令部的大尉，有一个很漂亮的姓：埃捷里维斯。头一次审问俘虏的是杰明奇耶夫。使他惊异的是：这个德国人对于自己的被俘，好象无所谓。他一直从容不迫、很情愿地回答讯问。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俘的？”杰明奇耶夫大尉很喜欢问这句话。

俘虏的回答，好象是把大家已经从侦察兵那儿知道了的话照样重说了一遍。

“在最平常的情况下……”德国人苦笑了一下，“我正从前沿阵地回来，我的摩托车马达出了毛病。我拆开了化油器，可是没能把它安装起来，你们的兵士妨害了我。”

“很明显，”杰明奇耶夫冷笑了一声，“战争就是双方的士兵互相妨害生存。不过，你总该承认，我的士兵并没有选用最不愉快的妨害方法来对待你。”

“是啊！”德国人笑起来，但是他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大概，这种最不愉快的妨害方法在这儿等着我吧？”

杰明奇耶夫从德国人紧张的眼光里，知道他是认真地在询问。

“我们是不枪毙俘虏的。”

“哦，是啊！把他们绞死！”

“那就要看你对我们人民所犯的罪行的大小了。”杰明奇耶夫把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严厉地说。

“但是，你们认为参加了希特勒党就是罪大恶极，不是吗？我刚好是一个忠实的国社党员。从1935年起。”

“你说你是个忠实的国社党员？”杰明奇耶夫狡猾地盯着德国人。“忠实的信徒可不是这个样子，行动也两样。”

“难道时时刻刻喊‘元首万岁’吗？”

“不是的。喊‘希特勒完蛋’。”

德国人往椅背上一靠，笑起来。杰明奇耶夫也跟他一同笑了。

“您倒真会说俏皮话！”德国人说，“还有，您说起德国话来跟真正的柏林人一样，您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是在柏林长大的。我父亲在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工作了好多年。”

“柏林口音就象出天花留下的痕迹一样，是去不掉的。”德

國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尖銳的眼光望着杰明奇耶夫：“戰爭勝利啦，大尉，開心吧？”

“太開心啦！”杰明奇耶夫絲毫也不矯飾地高聲說。

“我相信，我相信……”德國人感傷地說。“我們也嘗過這種滋味……”

“不錯，只是太早了一點，”杰明奇耶夫毫不留情地指出來。

德國人眼里射出了凶光。但是這種凶光馬上就消滅了。俘虜垂下了頭，他的肩膀也軟了下來。他低聲說：

“是呀，現在是1945年，不是1941年。”

他剛剛說出這句話，杰明奇耶夫面前就好象閃現出1941年的戰火。

“1941年你在什麼地方？”他迅速地問道。

由於杰明奇耶夫說話的聲音又冷峻又凶狠，完全變了一種樣子，德國人馬上挺直了身子。他大概明白了這位蘇聯軍官當時的思想路線，所以按照軍人的樣子明確地答道：

“在布列斯特——明斯克——斯摩稜斯克——維亞茲馬。在這兒過的冬。”德國人沉默了一會兒又補充說：“這個冬天，勝利的好夢破滅了。以後就成了職務關係，出于責任感——總之，當作一種工作罷了。個別的成功，個別的失敗，歷史的進程已經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了。”

“現在你們的一些師團已經落在‘口袋’里了，可是還趕快放下武器投降。你們還指望什麼呢？”

“我說過了：這是職務。是軍人的職務，最好是不要去揣

摩，也不要問。”

“你相信有反攻的可能嗎？”

“初被圍的時候，據我所知道的，倒曾經準備下反攻的命令。不過，現在却正相反。據說，準備從這兒把我們由海路撤退，調去保衛柏林。”

杰明奇耶夫懂得這個消息有多麼重要，但是他盡量做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問道：

“這是傳聞，還是命令？”

“很可能是命令……”

德國大尉被押送到軍團司令部去了。汽車剛一開走，杰明奇耶夫就打電話給自己的直屬長官鐸夫加列夫上校，向他報告被圍敵軍準備撤退的消息。

“啊，這樣的情報我們已經有了。”上校肯定地說，“謝謝。”

無論是鐸夫加列夫上校，無論是杰明奇耶夫，這時都沒有料到：第二天早晨，他們要特地會面來討論這個問題，而且他們的談話竟成為杰明奇耶夫從軍史上新的一頁的開端。

二

上校鐸夫加列夫在辦公室里，一面說，一面走，走到窗前，忽然站住不說了，有好一會兒他望着窗外一片片濕漉漉的雪花落下來，又在窗下那輛汽車的黑色車頂上化掉。隨後他猛地轉過身子，重又講起話來，同時朝着對面的牆壁走去。杰明奇耶夫和上校共事已經不只一年了，他很清楚這個外表嚴峻

的人的一切癖性。現在他看出來了：鐸夫加列夫很是激動不安……

杰明奇耶夫坐在又低又深的安樂椅里，感到很不自在；他根本就用不慣這種家具，比如說吧，就不知道把那忽然變得太長的两腿朝哪里放。這使他很冒火，尽管他聽到的一切，使他這個軍人的心里非常高興。

最危險、最冒險的任務总是最合他的心意。他是個偵察人員，做這種事，不冒險是不可能的。他甚至有自己的理論，認為偵察工作最好的效果正是隱藏在最困難、最危險的事情里面；他可以講出不少足以証實這個理論的事跡。此外，杰明奇耶夫還差不多迷信自己的好運氣。整個戰爭時期他一直當偵察人員，可是他連擦傷也沒有過。莫斯科近郊有一個他愛着的姑娘，名叫達瑪娜。他們是在1941年那個艱難困苦的王冬天相識的。杰明奇耶夫正好住在達瑪娜住的那所小房子里……整個戰爭期間她不斷地接到杰明奇耶夫的來信。

他最后几封信中的一封，末尾写道：“我再对你說一遍：不要担心，希特勒沒有預料到的事多得很。尤其是，他分明忘了制造对付我这个人的子彈。我活着哩！而且我还要活着！……”

杰明奇耶夫这时听着上校講話，心里十分了解他所接受的這項任務是多么复杂、多么危險，同时还體驗到一種熟悉的帶几分欣喜的興奮。

“你应当清楚地想一想，”上校說，“這個任務，可不象以前你所執行的一切任務：那地方不是樹林，不是沼地，而是港口的大城市。你不是要在那里活動一夜，可能須要活動几星期，

几个月。城里滿是希特勒匪徒。”

“那才正好有戏可唱呢，”杰明奇耶夫很快地插嘴說。

“有戏可唱，有戏可唱！”上校皺起了眉头。“小心一点，杰明奇耶夫！小心一点！根据我們得到的消息，那里聚集了許許多多盖世太保，都是从塔林、里加、考納斯等处潰敗的敵軍中跑去的。他們全都凶殘无比，只知道討好长官。城里每天都要逮捕和枪毙好几十人。当然罗，我們要給你几个接头的地址，但是其中沒有一个是絕對可靠的。”

“人不可靠嗎？”杰明奇耶夫問道。

“不是，人倒都是忠实的。他們在整个战争期間帮助过我們，完成过重大的工作。我們是通过游击队和他們保持联系的。可是現在这种联系丧失了。总之我們应当冷靜地考虑到一切变化。我們的接头地点可能全給破坏了，这一着也应当考虑到。即使这些接头地点还是好好的，它也不能作为你經常的根据地。拿这些人去冒險，我們是不允許的。你只能利用这些地方作为最初的藏身处，藏个两三天。随后就应当另給自己找个可靠的根据地。有一个接头地点保藏着一架无綫电台，你要去把它取到手。以后和地下工作人員联系，只能在絕對必要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和他們有任何联系。”

“万一那个有无綫电台的接头地点已經給破坏了呢？我还是隨身带一架电台去吧。”

“不行，这不是个火柴盒，你第一次在城里出現，就帶着手提箱，实在太危險了。如果在五天之內沒有接到你发来的无綫电报，我們就在約定的地点給你投下一架无綫电台。”

“明白啦。我用什么方法到H城去呢？”

“我們組織一次对那个城市的大轟炸，你就乘机悄悄地从飞机上跳下去。”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明天？”杰明奇耶夫不相信，两眼望着上校。

鐸夫加列夫走到他紧跟前。大尉站起身来。

“是的，杰明奇耶夫，明天夜里。”

“好吧，没什么，明天就明天。您允許我到作战部去嗎？”

“你去好啦，杰明奇耶夫！”

大尉用他平时那种又快又輕的步伐走出了办公室；等到他身后的門关上以后，上校鐸夫加列夫高声說：

“他一定对付得了。事情通通办好，人还活着！一定会的！”上校說这話的时候，好象不仅要使自己相信这一点，而且也要使命运相信这一点似的；对于命运，他本来就有几分相信。

三

我們的轟炸机轟炸H城，已經有两个多鐘头了。上面坐着杰明奇耶夫的那架飞机，使了个巧計，做了一个騙人的动作以后，便从大海那方面向城市飞去。飞机飞得并不太高。杰明奇耶夫紧靠着窗子，只見窗外一片通紅的火光。一道道的探照灯光在天空中不停地搜寻，同时爆炸着高射炮的炮彈。

副飛行員从駕駛室走出来，在杰明奇耶夫的肩膀上推了

一下：

“到这儿来吧。”飛行員把偵察員領到一個窗洞跟前，洞門解下了環扣已經開在那里。飛行員就象在說什麼平平常常的事情一樣，鎮定地說：

“你看着那個小燈，燈一亮你就跳！”飛行員向杰明奇耶夫笑了笑，和他並排靠在機壁上注視着小燈。這時，杰明奇耶夫看見下面只是夜里漆黑的一片，此外再也看不見什麼。大概飛機已經遠離城市了。

小燈好象不情願似的，慢吞吞地燃起一種暗淡的紫紅包的微光，杰明奇耶夫向飛行員點了點頭，便跨進黑暗的深淵去了。在剛降落的那幾秒鐘內，他想到兩件事情。一件是——匆忙中沒有抽出五分鐘來給達瑪娜寫封信：不知道他須要在H城待上多少時間，誰曉得達瑪娜會想些什麼呢……另一件是——不知能不能平安著陸：究竟他這才是第三次跳傘呀……

正象原來估計的一樣，杰明奇耶夫降落到離公路不遠的一塊滿是雪的沼地上。他齊腰陷進了雪里，跟着便把降落傘拖近一些，解下來，用腳把它踏進雪坑里。隨後小心地走上公路，把身上穿的那件德國軍官大衣，原來掖起了的下擺從皮帶上放下來，便從容不迫地向城里走去。那里仍舊緊一陣慢一陣地響着高射炮，沉重地落著爆破炸彈。

公路上走着的已經不是杰明奇耶夫了，這是巴烏里·留開爾特，德軍大尉，柏林人，年齡——三十一歲，在軍隊服務年資——八年。最近的職務……對這個問題，巴烏里·留開爾特可以有好幾種回答。而且，最奇怪的是，從各個口袋里他都能拿

出那么多証件来，証明他的任何一个回答都絕對可靠；就是原来在上面签字的德国长官看見了也要說：“不錯，这是我签的字。”不但如此，假如把这些証件和其他証件放在一起交給研究德国軍事証件的专家，他也未必能发现这些是伪造的。杰明奇耶夫可以相信自己的証件沒有毛病；而且他也是这样相信的。但是他仍旧想了許多妙計，避免动不动就要把証件拿出来。問題在于杰明奇耶夫是第一次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这个执行任务的地方，每一步都可能要你拿出些什么紙头来，給人檢驗一下。如果这样的事情是在他日常在敌人后方进行偵察的时候发生，那么凭了枪或刀，馬上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現在这可行不通，杰明奇耶夫必須习惯于自己的新环境……

他进城的时候，空襲已經停止了。但是看来高射炮手还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仍旧向黑暗的天空射击。等到杰明奇耶夫走过了城廂，到了城中第一条大街上的时候，炮声突然停了，探照灯也熄了。城市好象是觉察出杰明奇耶夫进来了，而且还不知道應該以怎样的行动来对付这个新的危局，所以便消声匿迹了。杰明奇耶夫剛好在空襲警报的时候进城，这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因为他在一个人也沒有的街上走着，非常惹人注意。他剛剛想到这一点，黑暗中，从一个圓拱形的石头門洞里，有个小心翼翼的声音喊他：

“軍官先生，躲到这儿来吧！”

杰明奇耶夫在一刹那間楞住了，但是馬上就迈步走进了門洞。石牆边站着两个帶巡邏袖章的兵士。他們立正站在那里，其中一个怯怯地、好象道歉似地說：



“空襲警报还没有解除哩！”

杰明奇耶夫笑起来，說：

“我看，你們这儿好象什么都是按步就班的。我們那边，”他动了动肩膀，两个兵士也就明白这位軍官講的是前綫，“可沒有这一套。沒有警报，飞机就来了，炸彈也抛下来了。”

“那边……現在困难嗎？”一个兵士沉默了片刻問道。

“一切都平安无事！”杰明奇耶夫开玩笑說，“最好你还是告訴我到六面廣場去怎么走吧。这儿有这么个廣場嗎？”

“有的，有的。”哨兵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不远，順着这条街走，到了教堂，再往右去。您大概是要找三号目标吧？”

“我要找什么我知道。你用不着在門洞里乱說什么秘密的目标。”杰明奇耶夫怒冲冲地申斥着說。

他看都不看那个兵士一眼，就从門洞里走出去。

第一次碰到德国人就这样順利地过去了。杰明奇耶夫从教堂那儿往右轉，在一条通往廣場的黑暗的窄街上走着。門洞里那个兵士，其实大可不必多事，杰明奇耶夫不用他說也知道：六面廣場上那所銀行大楼里設着被圍軍队的总司令部，那就叫三号目标。在廣場上另外也沒有什么使杰明奇耶夫大感兴趣，只有一件：司令部正对过有一所两层楼的小房子，其中一戶就是那个保藏着无綫电台的接头地点。

上校鐸夫加列夫极不贊成杰明奇耶夫一开始馬上就到这个接头地点去，那里离总司令部那么近，实在危險。但是上校还是同意了杰明奇耶夫的意見：最好是在一开始行动的时候就把情况弄清楚。

杰明奇耶夫很鎮定地在街上走着，就象一个前綫軍官的那种走法。对于他們來說，城市的情况無論怎样恐怖和严重，

也只能算是前綫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最小的一部分。凭着自己那种偵察員的好記性，他反复地思忆着那个接头地点的一項項：山牆上有一个馬头和馬掌的两层楼房，第七戶。戶主——巴費尔·阿尔維多維奇，他的女儿叫丽佳。除了他們以外，这一戶里什么人也沒有了。暗号是：“請問，您这儿住着个軍医涅里克嗎？”回答是：“沒有，我們这儿住着个少校佛赫特。”

杰明奇耶夫走上了广場。广場当真是六面的。其中一面是一所阴森森的大房子。不用費事就可以猜到，这就是三号目标。在那里，大門前黑糊糊地停着些汽車，隱隱約約还可以看到哨兵。另一边就是山牆上有馬头的房子。这所房子在拐角上第二家。

杰明奇耶夫已經朝那儿走了几步了，忽然猛地回过身来，迈步穿过广場向司令部大楼走去。到司令部去——这个念头是突然产生的。杰明奇耶夫往往就是这样：在行动的时候突然决定改变最初的活动計劃。到目前为止，这些大胆的、临时想出来的主意全部使他获得了成功。可是現在会怎么样呢？……

哨兵不声不响地拦住了杰明奇耶夫的去路。

“我是第八师的軍官。”杰明奇耶夫严峻地說，“我要赶紧去見列里赫上校。”

哨兵不开口，但是并不把路讓开。看来是在想該怎么办。

“去喊卫队长出来吧！”杰明奇耶夫提醒他說。

“等一下！”哨兵冲到門边，揪了揪按钮。

过了五分鐘光景，才出来一个昏昏欲睡的曹长。

“什么事呀？”

“第八师的一个军官要见列里赫上校。”哨兵清晰地报告說。

曹长从門前台阶上下来，走到杰明奇耶夫紧跟前，就象要用嗅觉来鉴别他似的，在他脸上看来看去。

“您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他用嘲笑的口气問。

“我請你对我說話，要象个曹长对德意志军队大尉說話的样子！”杰明奇耶夫提高了喉嚨說。

曹长沒有作声，朝着門走去。

“来吧！……”

他們走进灯光灿烂的前厅。杰明奇耶夫在黑暗的夜間待了一陣以后，亮光差不多刺痛他的眼睛，他用手遮住灯光。曹长向一張小桌子跟前走去，桌子后面有一張松散了的行軍床。杰明奇耶夫很疲倦地一下子坐到桌前一張圈椅里。曹长等他坐下去以后，自己才敢坐下。

“現在四点多鐘。大概列里赫上校沒有料到您要来吧？”曹长阴險地問他。

“战争……战争嘛，”杰明奇耶夫漫不經心地开口說。“我根本沒有睡。你們有給前綫回来的军官住的旅館嗎？”

“有。”曹长赶快回答。

“給我一份到那里去的介紹信，或是打个電話去吧。”

“这个可以……”曹长拿起電話听筒，撥了號碼：“我是三号目标的值日官。你們那儿有地方嗎？……好极了！馬上有人到你們那儿去，有一位……”曹长望着杰明奇耶夫。

“留开尔特大尉……巴烏里·留开尔特。”杰明奇耶夫头也

不抬，用一种想睡的声音提示着說。

“請記下来，巴烏里·留开尔特大尉……謝謝。”曹长放下了听筒。“这个城，您熟悉嗎？”

“我到此地一共才是第二次。”

“从这儿到旅館，步行要走十分鐘。”

“可能，你們有汽車吧？”

“沒有，汽車值班只到夜里三點鐘。”

“一个鐘头你也走不到旅館。每一个街角都有巡邏队。你去跟他們解釋吧！”

曹长从案头扯下来一張日历，匆匆忙忙地在上邊写了些什么，伸手送到杰明奇耶夫面前。杰明奇耶夫想把這張紙片拿过来，但是曹长把手一縮，說：

“念一遍，記住。”

“謝謝。”杰明奇耶夫笨重地站起身来，向曹长說了声晚安，就走出去了……

四

一切都很好。現在，就是接头地点不順利的話，也有地方度过这个殘夜了。

……接头地点那一戶的电鈴看来是不中用了。杰明奇耶夫已經揷了好几次按鈕，但是回答他的只有沉睡的房子的一片沉寂。他用力很响地敲了敲門。門后傳来了脚步声，接着有一个老人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問道：